



一个葡萄牙空姐的情爱

雪米莉 / 著

绿擂台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年轻貌美的玛格丽特·莱莎曾是空中小姐又是葡萄牙神奇的女赌王。其赌技高深莫测、令人惊叹。

摩纳哥世界著名的赌场——蒙地卡罗赌场听说女赌王要来，不惜重金请日本最大的赌博世家赤木家族第十七代子弟赤木刚城与之一博，结果赤木刚城倾家荡产、羞恨自毙。

香港信托银行职员苏言秋被人陷害被捕，在押往监狱途中因囚车被劫而逃出，巧妙躲过警察的追捕之后，他在惊涛骇浪中逃生至澳门，迫于无奈，做了亚州赌王何敬年的替身。

女赌王玛格丽特·莱莎在澳门与苏言秋相识，并对他一见钟情，正值苏言秋在赌场大获全胜而遭杀身之祸的危难之时，她及时赶到将他救出。从此他们二人开始了新的生活。

目 录

第一章 (1)

身为日本最大的赌博世家赤木家族的第十七代子弟,赤木刚城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生活在一种与绝大多数人都不相同的环境里。在他二十岁以前的每一个日子里,他都同家族中的赌术高手呆在一起学习各种赌术,同时还得接受各种心理和体能训练,而这一切,都是赤木家族每一个成员在成长过程中必须学习和掌握的。

第二章 (23)

他是一个追求享受的人。别墅、房车、美女都是他的喜好之物,而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金钱,银行付给他的薪水虽然很高,但距离他想追求的目标还相差甚远,他可不愿意在退休后靠那份薪金度过余生,他必须为自己挣得更多的钱。

第三章 (39)

虽然他已下令将跑道清理出来,但是一架没有左起落架的飞机降落是怎么的状况,他十分清楚。

只要架驶这架飞机的人出现一点失误,机毁人亡倒是其次,如果一旦冲入停机坪的机群,那样的后果,就不是任何人能够预料得到的了。

第四章 (57)

一辆红色的法拉利敞蓬跑车突然鸣着笛从后面追了上来,与囚车并行,开车的是一个戴着墨镜身穿比基尼、撩人眼目的女郎。

第五章 (87)

夜晚是蒙地卡罗一天中的黄金时间,在它的各个赌室里充斥着各种杂乱的噪声:象牙球在轮盘上清脆的滚动声,荷官们大声的叫喊声,赌徒们发出的惊喜狂叫或恼怒的叫骂声,老虎机悦耳的乐声。这些声音,这些灯光,将蒙地卡罗衬得热闹非凡。

第六章 (159)

他从来没有感觉到象现在这样孤独。痛苦可以忍受,饥饿可以忍受,而孤独,却往往是一个人不能忍受的。这是绝望的孤独。他热爱生命,热爱这

■ ■

世界。可是，这个世界似乎已将他遗弃。他在这繁华的城市中迷失了方向，迷失了自己。

第七章 (181)

她的天生丽质总是吸引一大群男人，但她的脸上的冰冷却往往让他们知难而退。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在她面前说过那三个字，那三个千百年来被所有相爱的人们反复说的字。他们看到她的美丽、她的财富和她的名气，却又有谁看到，午夜梦回时她枕边的那一颗清泪？

第八章 (207)

她穿着一件米色圣罗兰时装，衬出身材更加迷人，一对钻石耳环将她明艳绝伦的脸庞映得光彩四射。她的每一次出现都给人一种震撼。餐厅里大多数人的眼睛都盯在她身上，男人们惊叹之余更是羡慕那个随她同坐的男子，女人们都无法不嫉妒。

第九章 (233)

浴缸是用上等大理石砌成的，只有二十平方米，热水从十多个孔强有力地涌出来，冒着腾腾的热气。他闭着眼，把自己整个人泡在热水中，尽量放松了四肢。他实在觉得很疲倦。一种从心底深处发出来的疲惫和厌倦。

第十章 (247)

定音鼓的频率震得空气似乎也在颤抖，扭紧着巨大的舞厅里每一个人的神经。变幻的彩灯扭曲着刺破空气，追逐着在人们脸上穿行。

舞厅里到处都是摇晃的人头，扭动的四肢。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强烈刺激下的轻松。

第十一章 (279)

他已经是第三个晚上坐在这张赌台前了。第一个晚上他只用了不到三十分钟就将十万美金输得干干净净。第二个晚上他似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直到凌晨五点钟才将那十万美金输光。而今天晚上看来更不妙，从一上赌台他就开始不停地赢，他面前的筹码现在大约已有三百万之多。

第一章

摩纳哥 三月十二日 星期六 上午八时

身为日本最大的赌博世家赤木家族的第十七代子弟，赤木刚城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生活在一种与绝大多数人都不相同的环境里。在他二十岁以前的每一个日子里，他都同家族中的赌术高手呆在一起学习各种赌术，同时还得接受各种心理和体能训练，而这一切，都是赤木家族每一个成员在成长过程中必须学习和掌握的。



戴卫·克拉伦斯步履轻松地走出公寓大厅，钻进停在门边的一辆沃尔沃八五〇轿车，像往常一样，他掏出一张钞票递给正为他殷勤关上车门的公寓警卫，警卫冲他笑了笑，“戴卫先生，祝你今天过得愉快。”戴卫脸上浮起一阵笑意，他点点头，发动了汽车，沃尔沃马力强劲的五缸发动机在他脚下松快地颤动起来，他顺手扭开了车内音响开关，在黑人歌手约翰·丹尼浑厚的歌声中驶上了马克大街。

今天是周末，大街上显得有些冷清，清爽的海风从科古里亚海湾吹过来，带着一股微咸的腥气。戴卫·克拉伦斯是个十足的运动迷，往常他喜欢在周日清晨沿着西河河堤慢跑，或是绕行海滨公路慢步一段路，周末下午他还参加太极拳课程，在大汗淋漓后到蓝月酒店的餐厅美美地吃上一顿晚餐。但这个周末他不得不放弃这一切，一大早就出门开着车去蒙地卡罗。

身为蒙地卡罗赌场最年轻的资深副理兼董事，戴卫·克拉伦斯也许是这座城市中最有价值的单身汉：三十五岁，事业有成，出身摩纳哥有名的望族，金发棕眼，五英尺十英寸挺拔的身材，热诚有礼的态度，他出身显赫，但他能取得现在的成就大半得归功于他自己的奋斗。坚毅的性格、不屈不挠的信念使他在两年前就坐上了摩纳哥最著名的蒙地卡罗赌

场的副理这个显赫的位置。

生活对戴卫·克拉伦斯来说，应该是相当不错。

除了在蒙地卡罗赌场任职外，他还拥有一家投资公司，同时也是摩纳哥信托银行的大客户之一，众多的事务和繁忙的生意往来让他已经很久没有到赌场十楼他那间豪华的办公室去了，所以昨天晚上他接到赌场总管丹尼·克莱恩的电话时微微有些吃惊。他知道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丹尼是不会来打扰他的。丹尼在蒙地卡罗赌场里已经干了二十多年，戴卫·克拉伦斯一向对他的才能很看重。

“戴卫，”丹尼亲昵地称呼他的教名，“这么晚了打扰你真是不好意思。”

“发生了什么事？”戴卫听出他的声音里有一些隐隐的不安。

“一点小事，戴卫，你知道玛格丽特·莱莎这个名字吗？”丹尼突然提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你是说那个葡萄牙女人？”戴卫发现自己的声音有些颤抖。

“是的，”丹尼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就是那个曾经以美貌扬名世界的空中小姐，没想到她倒成了那个神奇的葡萄牙女赌王，她上个星期到拉斯维加斯去了一趟，赢走了赌场五千万美金，轰动了整个拉斯维加斯城。这是她今年第三次露面，加上前几次的赌局，估计她已经为自己挣得了大约四亿美元钞票。我的上帝，她真是一个可怕的女人。”

“丹尼，她是不是会到蒙地卡罗来？”戴卫打断了他的话。

丹尼再次叹了口气，“你猜得不错，戴卫，据说她在拉斯维加斯赌局结束之后，曾经表示过要来蒙地卡罗，她说蒙地卡罗将会是她今年环球赌局的第四站……”

“就这些吗？她还说了些什么？”戴卫咬了咬牙，慢慢说道。

“她……她还说会让我们蒙地卡罗永远记得她的名字。”

“这个女人真是太狂了，”戴卫冷笑一声，“她把蒙地卡罗看成什么地方了。”

“戴卫，”丹尼小心翼翼地说，“千万不能小看她，这美人儿在天上地下都迷倒不少男人啦，脑子和床上功夫一样棒，哈哈……”

“好了，别说了，我知道怎么办。丹尼，她什么时候到蒙地卡罗？”

“后天。”

“好，你先把赌场里的事安排一下。”戴卫冷静下来，一字一句地说：“至于这个女人嘛，我亲自去接待她。”戴卫放下电话，钻进沙发里沉思起来。

玛格丽特·莱莎这个名字让他整个晚上都难以入眠。

由于戴卫所处的职位，他对全世界各地有名气的赌客一向在脑子里有一套十分精确的档案。包括他们的相貌、特征、赌术特点甚至还有很多决不是任何人都知道的隐私。对于这一点，戴卫向来是十分自负的，但这一次，他努力在脑子里

的档案库中搜索，却发现自己除了对那个叫玛格丽特·莱莎的女人在名字和她的名气上有所了解外，其余的竟是一无所知。

直到第二天早上跨出房门的时候，他还没有想出一个如何妥善处理这件事的办法。这种情况在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戴卫·克拉伦斯的心情十分糟糕。

三十分钟后，沃尔沃轿车缓缓驶入了一道庞大的雕花铁门，一条簇拥着绿树的甬道直通向一百英尺外的巨大法国宫殿式建筑群，甬道的两旁是大片大片的草坪，几个衣冠楚楚的男女正在草坪中央的喷水池边悠闲地散步，如果没有人告诉你这就是著名的蒙地卡罗大赌场的话，你一定会认为这是某个富豪的高级别墅。

戴卫·克拉伦斯对这儿实在是太熟悉不过了。这座建筑物顶上四个精巧而别致的塔尖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蒙地卡罗的象征，三百七十六个房间、一千多扇巨大的窗户构成了这幢庞大的建筑。每一个房间都装潢布置得古典而雅致，极尽奢华之能，但绝对没有两个布置相同的房间，这幢建筑里包括一百七十套客房，七个餐厅，十个巨大的赌室和五十个小型赌室，一家夜总会，五个酒吧和一个康乐中心。

蒙地卡罗赌场对世界上每一个赌徒来说，它的地位决不亚于信徒们心中的圣地麦加。

这儿就是赌徒们的天堂。

摩纳哥是世界上赌场收入最高的国家，而蒙地卡罗正是

这些收入的最大源泉，如果说摩纳哥是赌国的话，称蒙地卡罗为赌的圣地决不为过，它的气派、名声和周到细致的服务每年都吸引各国的豪商巨富聚集于此一饱赌兴，金钱和感官的双重刺激下，万千财富，可在一夜之间付诸东流，也可使一个不名一文的穷光蛋成为暴富，这儿，是名副其实的销金窟。

蒙地卡罗同美国的赌城拉斯维加斯每年都有一场暗地的较量，两方比较的是在各自赌场里的一场赌局中的总赌注，赌注越大，给赌场带来的佣金便越高。而更重要的是，赌场的名声会因此而成倍的增长，从而吸引更多的赌客。从一九九二年在蒙地卡罗的那一场赌局之后，拉斯维加斯已伏首称臣达三年之久。一个阿拉伯富豪同一位希腊船王在蒙地卡罗相遇，从而引发了那一场至今为赌客津津乐道的世纪大战，双方投下的赌注加起来超过五亿美金。经过一昼夜激战，希腊船王饮恨而退。但这场赌局的影响之巨，简直不可想像。从此，蒙地卡罗更是名声大噪，如日中天，将拉斯维加斯的光芒遮盖了不少。

戴卫·克拉伦斯小心地把车停在赌场旁边的停车场，停车场里已经放满了各式各样的汽车，“看来今天来蒙地卡罗的人还真不少。”戴卫嘟囔了一句，向赌场的一个侧门走了过去，侧门的外面竖着一块标志牌，写着“非工作人员不得入内”的字样，这是专供赌场工作人员使用的专门通道。

“戴卫先生，你好，很久没有看见你了。”一个守在门边

的警卫微笑着向他打招呼。

戴卫·克拉伦斯点了点头，脚步不停地走进了门，跨进一旁的电梯，要是在往常，他一定会停下来同警卫说上几句，谈些关于天气之类的话题。他一向认为同下属搞好关系是一个成功的经营者最起码应做到的。但今天他心情实在很糟，对警卫热情的招呼也漫不经心。

他伸手在一个标有“十”字样的掣上轻轻摁了一下，电梯门无声地关上了，一阵轻微的震动后，电梯开始飞速地向上运行。

2

一分钟后，戴卫已经站在自己那间办公室的门前，他定了定神，伸手推开了那扇已经有些陌生的门，门的上方醒目地镶着一块铜牌，写着“资深副理 戴卫·克拉伦斯”的字样，戴卫走进门，在靠窗的大班台后那张宽大的转椅上坐了下来。

这是一间色调明快的办公室，用深棕色的柚木板装饰四壁和天花板吊顶，地面由黑白红三色大理石拼嵌而成，配上咖啡色的大班台和转椅，显得富丽而雅致，一台美国康柏 486 电脑同三部电话一同放在大班台上，置放的位置都是最得心应手的，大班台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油画，是法国著名印象派大师塞尚的名作《热风》。这幅画是整间办公室里唯一的装

饰品，它浓烈的色彩和奇异的风格令来这儿的每一个人为之眼热。戴卫并不是一位收藏家，但是两年前他在瑞士苏比士拍卖会上见到这幅画的第一眼起就喜欢上了，最后他付出了七十五万美金购回了此画。而就在那一天，他被任命为蒙地卡罗的副理，他认为这幅画为他带来了好运，因此搬进这间办公室的第一天他就把它挂到了办公室最醒目的地方。

今天这幅他珍爱备至的画也没能让他多看上一眼，往常他总要细细地观赏一番才开始工作，但今天他却失去了这个兴趣。

戴卫从桌上的雪茄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后狠狠地吸了一口，然后把身子陷在椅子上沉思起来。

良久良久，他像下了某种决心似的，猛地将雪茄烟摁在烟缸里，伸手按下了桌上的一个电钮。

“去把丹尼先生找来。”他对闻声而入的女秘书说道。

几分钟后，办公室门外响起了一阵轻微的叩门声。

“请进。”戴卫抬起头，说道。

门被慢慢推开，一个高大的男子走了进来，戴卫叹了一口气，“请坐，丹尼。”

蒙地卡罗赌场总管丹尼身材高大，一头白发，满脸的皱纹使他的脸看上去沉稳凝重。他已年近六十，但腰背依然笔直，双眼同戴卫十年前见到他的时候一样依然淡漠。戴卫知道在他冷漠的外表下有一颗忠实的心。他一向把他当作长辈尊敬，从不以上司的身份自居。

“戴卫，”丹尼使用了一惯的称呼，看了看他，小心翼翼地开口说，“我们是不是遇上了麻烦？”

戴卫打开桌上的雪茄盒，抽出一支递给他，自己也点上一支，慢慢抽起来，一股淡淡的雪茄味在屋子里慢慢弥散开来，却总也穿不透越来越沉闷的空气。戴卫站起身，拉起身后的百叶窗，忽然转过身看着低头不语的丹尼说：“丹尼，我想了一个晚上，也没有想出什么妥当的方法来对付那个玛格丽特·莱莎。”

丹尼拿着雪茄的手轻轻抖了一下，他抬起头看了看沉着脸的戴卫，张了张嘴，却没有开口，他知道还不是开口的时候。

果然，戴卫接着说了下去，“本来，从我们赌场的角度来看，不管来的是什么人，只要是来赌的，我们都欢迎。我们摩纳哥有句俗语：开酒馆不怕来大肚汉，他们赌得越多，我们的收入也越多，何况……”

“何况她也无法从蒙地卡罗赢走一个美分，”丹尼笑了笑说。

“不错，蒙地卡罗同世界上各大赌场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摩纳哥的公民不得参与赌博，”戴卫微的叹了口气。

“那是为了防止公民沉缅于赌博和保证国家获取外汇而不外流而制定的。我们尊敬的摩纳哥大公亲自颁布了这项法令。”丹尼抽了一口雪茄，悠悠地说。

戴卫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要真那样的话，蒙地卡罗早

就关门了，不是吗，丹尼？”

丹尼笑了笑，没有说话，但他心里不得不承认戴卫的话决不是危言耸听，如果不是十多年前蒙地卡罗采取了一个措施的话，也许真的是关门大吉了。像蒙地卡罗这样一个超级赌城，如果光靠从赌客的赌注中抽取彩金的话，那么维持赌场自身的运作也相当困难，更别说为摩纳哥挣回大把大把的外汇了。因此，蒙地卡罗暗中网罗了一大批职业赌徒，他们都是非摩纳哥国籍，因此摩纳哥的那一条禁止公民赌博的法律对他们而言根本无效。这些职业赌徒个个赌术极精，由蒙地卡罗赌场为他们提供充足的赌金，然后同各国来的赌客们大赌特赌。当然并不可能每一次都会赢，有时甚至还故意输掉一些不大的赌局，但他们为赌场挣来的钱绝不是抽彩金所能相比的，赌场按事先约定的数额付给这些职业赌徒酬金，供给他们极丰厚的生活条件，这些职业赌徒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手的，只有来了特别大的赌客他们才会上场，装成外国来的赌客同那些大赌家豪赌。摩纳哥政府对这件事已有耳闻，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赌场里的摩国公民不参与赌博，他们是不会插手的。

良久，丹尼才慢慢开口说：“戴卫，你准备使用‘瓢鼠’吗？”

“瓢鼠”是蒙地卡罗为他们网罗的那批职业赌徒取的外号。而知道这个名称的人，在蒙地卡罗赌场绝不会超过十个人，只有那些资深的董事和赌场最高决策层的人才知道这一切。“瓢鼠”的调动和使用在蒙地卡罗赌场中属于极高机密。因